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牒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四十八

袞

明 陳耀文 撰

龍衣說文天子享先王袞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上向
徐按周禮袞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而畫
以爲袞阿曲也謂繡龍蟠屈也王之卿六命公自袞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袞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三公

一命卷天子卷冕亦作褱荀子天子袿褱衣冕

五采彰施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草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

尚書
益稷

山龍五服山龍青華蟲黃作績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

五服

書大
傳

五采爲服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爲之以絲麻觀
顰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

服皇帝堯舜禹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
裳黃秦繼戰國即天子位減去禮樂郊社之服皆以初
玄漢承掌故至顯示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
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
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山龍九章九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
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漢輿服志

章功先能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昇龍所以服其德章

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

仁光其能也

續漢輿服志

龍冕黼黻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

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

服藻火服粉米

環海要畧

弊盡更爲昔堯帝王天下黼衣絺履不弊盡不更爲也

衮斂諸侯伐楚許穆公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衮斂

左傳上

按圖造衮秦除衮冕之制惟爲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衣圖書始復造衮冕之服至今用之

摯虞決疑要注

衮衣朱黻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

牡龍旂

漢書

夢著襄服姚襄夢弟萇上御座著衮服謂官屬曰此兒

或能大起吾族

後秦
紀

九章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議曹郎邱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者經文秦附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爲近代之榮

齊
書

盜袞龍服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袞龍服捕得之詞云慕

中國衣服上赦之

唐
書

袞冕袞冕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釋名

禕衣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翬鷩翟畫鷩雉之衣於文也 內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

天官下內司服

履

飾足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亦曰屨屨拘也所以拘足也履其下曰舄舄也行立久立地或泥濕故履其末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

借人也齊人曰搏腊搏腊猶把鮓麤貌也荊州人曰麤
麻韋草皆同名也麤麤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足依履足所依也鞞小履也鞞革履也

說文

於則作世本曰於則作履扉

履遺不取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淮南子

履新踐地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

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六韜

丹豹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

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

拾遺記

俛自繫履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子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謂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

之臣故無可使也

木履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爲履每思從亡之功

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見南方草

木狀

豹舄傳曰雨雪楚王皮冠豹皮為履

喪屨齊侯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鞭

之

罪履鄭申侯見齊侯曰若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
罪履其可也注云草履罪履也

踴貴履賤景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

曰踴貴履賤公愀然遂緩刑

晏子

爲履金綦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
鈎其長尺

飾金聽朝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
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

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納履踵決曾子居衛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莊子

履失旋取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失
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跣履乎王曰

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

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賈誼書

忌履求楚昭王出奔而忘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
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

矣世宗詔趙修云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中一聲東向

改鑿

魏書

往市忘履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織履爲食陳仲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曰子織履以爲食淡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便不就

皇甫謐

高士傳

織縞徒越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者也而越人披髮欲不窮可得乎

韓子

車席秦美簡主謂左右車席秦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秦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珠履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之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

使大慙

史記

墮履圯下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爲取履因

長跪進之

史記

履屨無下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弊不完行雪中屨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惰懶無履茨充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情懶多無履足多剖裂茨教作屨今江南知織屨皆充之教

東觀漢記

尚書履聲鄭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革

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漢書

高冠厚履王莽好高冠厚履

不敢脫履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錫命帶

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

命敬父祖而簡君王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魏志

以履搏面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
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以履搏面

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搃毒之人面非受

杖之地琰竟棄市

蜀志

武庫寶焚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

蛇劍王莽頭

晉書

七尺三寸符捷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
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三寸

謁陵無履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晉惠帝

起居注

請履申脚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與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度度淵明於衆坐

申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續晉漢陽春秋

攜履西去佛圖澄足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趙錄

化鵠得履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

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李德明
南京記

嘗著穿履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履好事

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後魏
書

終縛履行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

困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

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宋
書

紫絲履高祖儉素宮人盡令著紫絲履

齊
書

七寶履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西京
雜記

青絲履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當著青絲履

織履程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

列仙傳

誤著不受阮長之字景茂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

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

南史

履謎孫廉字思約便辟巧宦凡貴要每食廉必曰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容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

喻廉曰刺鼻不知噤蹠面不知贖齧齒作步數持此得
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此名位

居士屨朱桃椎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
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
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抱持取靴崔戎出爲華州刺史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
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

製屨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

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
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救婢多製履襪
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遂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
敢為怨

高頭草履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如綾縠前代所
無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斜

闌茸泰侈之象

五行志

墮烏玄宗貴妃楊氏每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

從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烏狼藉于道

令奴著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
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
有鷲巢遣門夫上樹取其子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
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命吏訴之仁凱曰刺
史不是守鞋人

脫履北齊沈麟士性寬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
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

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史記

餉履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

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南史

雙燕惠州冲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

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使

人往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

一統志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

鋸乘温時刻而爲履易于削爪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

猥大而輕若通腕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
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然哂其製
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南方草
木狀

躡屐不改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屐屐到席約躡屐
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
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南齊

蒲靱江南李昇常履蒲靱

九國志

夢履履靱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靱者必有子息也

履者為男子鞮者為女也

夢書

鞮

足衣鞮足衣也

說文

鞮末也在脚末也

釋名

鞮解自結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鞮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以無令結之

文子

莫肯繫鞮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鞮繫解五人在前莫肯

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繫鞮

帝王世紀

鞮而登席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惡之是以不敢

下哀

跪結鞮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鞮解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尋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廷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

釋之

漢書

食後繫解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鞮繫解成
帝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賜履鞮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朝特頒賜

履鞮

東漢記

綾羅鞮魏文帝吳妃乃裁縫綾羅紬絹爲鞮

炙穀子

凌波

微步羅鞮生塵

常著鞮賀劬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

著鞮希見其足

會稽典錄

龍縞鞵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盜剖開每橘
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阿母女態盈孃子

躋虛龍縞鞵八綱

幽怪錄

錦襖鞵妃子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襖鞵一隻相遇過客

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太真外傳

或鞵而騎李石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
兵至百官或鞵而騎

穢鞵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

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鞮塞其口

而終

劉賓客
嘉話

不鞮而鞋唐臣李仁矩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
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衛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

恐不鞮而鞋走廷中璋責之

五代
史

拆鞮線偽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

云韓八座事業如拆鞮線無一條長

北夢
瑣言

凡事如僧削

髮無有寸長

外史
構机

屐

踐泥屐楛也爲兩足楛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屨者也不與帛屨而曰帛屐者屨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

泥也故謂之屐

釋名

拊木製屐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遂起於此

異苑

孔子屐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

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論語隱

屐注

振方屐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孔叢子

直出屐行袁盜使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出屐

行七十里

漢書

解屐升轂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升於華轂

東觀漢記

橋下據屐鄭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玄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遂之告左右曰立
橋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後竟以免

林語

軟林平底宣王初欲追諸葛亮于關中亮多置蒺藜帝
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林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
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

晉書

屐折齒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符堅所在充安方對
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折屐齒
踏雞子王述性急當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于

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撥口中嚼而吐之

著蠟屐祖約好財阮孚好著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物財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間暢於是勝負始分

鐵屐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陰卯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改名

陰卯亦復妖也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驟
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初遂至大亂

晉中

興微
神說

木屐去齒謝靈運好山水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障數
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
去其後齒

新屐不受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
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釘脫莫斷以芒接之

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認屐不取劉凝之有嘗認其著屐笑曰僕已敗令家中不覓新者還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玉屐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家獲玉屐金屏風

蕭子顯

齊書

木屐畫屐延嘉中京師長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

像也

風俗通

足著木屐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首不著布

身無單衣足著木屐

黃甫謐高士傳

杖荷屐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靈溪

盛公詣市還著阜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

庾仲雍荆州記

金躡屐趙姬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天不家入山

聚羣盜常著金擒躡履

劉欣則

躡履高履王子敬兄弟見却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
及嘉賓死著高履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
却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世說

變履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
以刀砍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著履

集異記

履行水上丹陽縣有梅姑廟始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
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于水上乃隨波流漂

至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履

異苑

白荆屐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昭有白荆屐六七十里

宋元嘉和記

著屐杖策左慈見孫討逆著鞭驅馬慈著木屐杖策徐

步然終不能及乃止

神仙傳

餘材作屐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棘裁轅若得餘材
當作俎几木屐

挈屐而歸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

展而歸

華陽國志

方頭展昔作展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故意欲別男

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展與男無異

搜神記

布裳木展戴良嫁女布裳木展

汝南先賢傳

麓展為使麓展為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麓展得僮使也

夢書

鞞

武靈服鞞木胡也趙武靈王服之

釋名

繡鞞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鞞一量

織成魏武與楊彪書曰奉足下織成鞞一量

五彩織成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彩織成鞞

和中記

遺鞞有人遺趙柔鞞數百枝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

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千疋

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搖動心

也遂與之

後魏書

換鞞任城王潛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

馬又換其新鞞而去婦人持故鞞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姬以鞞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鞞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鞞向妻家如

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北齊書

自作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屎

自作鞞

方屣而鞞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

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屣而鞞

唐書

卓鞞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

次青皂鞞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朱語錄

氈鞞唐馬周以麻為鞞殺其鞞加以之氈鞞

紀原

羊鞞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鞞隱麋加以帶子裝束

鹿鞞朱桃椎益州成都人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鹿憤鹿

鞞之地不肯服

本傳

長鞞北齊全用故服長鞞鞞

筆談

賣鞞為業仙人文賓大邱人也賣鞞為業

列仙傳

醉使脫鞞李白供奉翰林當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鞞

力士恥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欲擢白爲妃沮止

唐書

先辨鞞涼州民先辨鞞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傳咸
衮

屨

躡屨擔簷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屨擔簷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

卿

史記

作屨供食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屨供食常作一量屨

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
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

仕至司徒

謝承後漢書

敗屨聚道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城有敗屨自
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
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
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
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

象下民疲疾將衆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搜神記

空中投屨劉敬宣嘗夜與僚佐晏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著耳鼻間并

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宋書

高梁著屨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上高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高梁之言武誠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悉使芒屨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
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易芒屨
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齊書

芒屨習行楮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
姓咸負擔而行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并著芒
屨於齊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
餘歲甚有慙色

青袍芒屨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屨荊州天子

挺應著

梁書

柴車草屨何點爲尚書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布袍芒屨沈衆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共誚其所爲

陳書

芒屨稻中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屨立稻中須後者退而去

唐書

至市貨屨劉禎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回數出南

射堂射劉往市賣屨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堂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屨不得展詣後過劇之呼使來與共語覺其佳

俗記

嚼屨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屨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笑林

著屨牧羊漢卜式爲郎在上林中布衣而牧羊注屨草

屨也南方謂之躡

本傳

履屨垂釣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帶履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屨

步屨白楊袁粲爲丹陽尹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南史

斫屨爲業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屨

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掩卷升室

齊書

寶歷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千人皆極天下之選
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歷直千萬

梁書

笏

備忽忘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球玉魚須笏天子以球玉爲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
屈於天下諸侯以象前趾後直圓其首屈於天子也大

夫以魚班飾竹士竹本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焉

禮記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大戴禮

天子之笏謂之珽

挺然無所屈也

五經要義

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三禮

圖

書君教令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手板以象牙

仲長

子

白筆紫囊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

搢之于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

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于

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

典服
雜事

示無讎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讎

周書

代以手板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

手板代焉

周禮
車服雜事

玉笏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

以玉笏與之

郭子橫
洞冥記

執板入閣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閣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

後漢書

舉笏相短獻帝嘗見却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江表傳

執板交拜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爲孝廉後權爲吳王治

每見權常執板交拜

吳志

手板擊憤王敦表溫嶠爲丹陽尹因餞會錢鳳自起行
酒至鳳未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溫太真行酒敦不說兩釋之

晉書

倒持桓溫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

使人多忤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
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
愍曰以乃甚貴然使人多僭忤祐以褚彥同詳密求換

其板他日彥因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其不說休祐

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宋書

手板富貴慕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
每以此言勳帝又圖皇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
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帝大笑

玉手板豫章王嶷薨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與指麾處分
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
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齊書

手板牒啟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

可制矣

北齊書

拍背不瞋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行者自指拭下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是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若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

而勞之

書笏魏徵堯帝後臨朝嘆曰朕比使人至家得書一紙
始半橐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
安任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
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若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概如此
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故笏魏徵五世孫謩帝問家書語頗有存者乎謩對惟

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衛公故物韋端符衛公故物記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物服屨十餘物訖讌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它物一屨出發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所獻素錦袍靴袴皆非華人所爲象笏不類今笏火

鏡柳杯凡十三物文王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

請韋作衛公故物記

文
辨

還笏褚遂良帝將立昭儀遂良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
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
立之奈天下耳目向帝差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書字以誠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
漏洩乃於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誠之

唐
書

笏囊張九齡體弱有蘊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

舉笏却揖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唯

擊姦臣顧少連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奪笏擊泚段秀實朱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并語至僭位勃然起
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
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巖面
榻笏重積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以笏叩頭宋申錫豆盧署誣告與漳王謀反時二月晦
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至中書舍人唱曰所召無宋
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

置笏在陛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

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復數百言文
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

執笏簾外宋遜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
執笏簾外唱吟自如

擇笏以賜李絳面諭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
論承瓘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
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
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爲損又面

賜絳紫親爲絳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

心唐書

舉笏示所記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
記曰此其姓名也

舉笏擊面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不達瞑目曰
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

畫地陳守賈隱林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
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

畫地陳攻守計

衣紫擁笏賈直言始劉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
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
服可擅著耶

陽墮司空圖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
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
乃聽還

青石手版高駢呂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版

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几上駢得之大喜
居安思危元稹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

字於笏上爲至戒矣

上裝
相書

合以憤烈孫樵文貞公笏銘靈豸鹿角比于獻骨合以

憤烈在公爲笏

文
粹

三世一笏韓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
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致在臥內一榻以

示敬謹

唐語
林

笏架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遂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條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常朝錄

帛裏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裏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

休咎必驗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

南部新書

以象笏賜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

賜百官之無笏者

五代

叩顙何澤邪佞嘗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

以笏畫地陳勝負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負趙巖等劾不恭勒還第

美手玉板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美銅幡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入後見一白鼠出入螭

口郡國志

手版拄頰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酌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本傳

未嘗書笏王播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書事于笏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
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
問之盡而後已

笏擊僕死晏殊坐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

詩話

三笏異用邱壘爲兩浙進表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壘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上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壘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

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
餘第三面齏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
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

逃于數矣是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

見錢希
白小說

借緋笏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
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
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耳官人爭得似賜緋賜紫
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

沈大驚延於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相手板經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而推歎郭景純以

夜薰畫方得其妙理

初學記

齋手板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劬弒立孝武入討
劬錄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
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

射

宋書

以手板築明帝起事諸方并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頃日
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未甚豐賤而人情更安
以此等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
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

不已上曰如知言

署謹密字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謹密字
親署笏端

袍

內衣袍丈夫著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

釋名

繭袍如絮曰繭繭以緼曰袍

說文

續爲繭緼爲袍

玉藻

博袍楚莊王鮮冠緼紐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墨子

緼袍曾子居衛緼袍無裏十年不制衣

莊子

子思居衛緼

袍無裏田之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之曰吾假人
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說苑

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論
鹽
飲

緜袍戀戀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
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緜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緜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史記

錦袂袍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漢書

赤霜袍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

非繡不可得名

漢武
內傳

練袍倪寬練袍衣若僕妾令若庸夫

鹽鐵
論

省鹿袍袁安爲光祿勳至省鹿袍糲食

續
書

都祿大袍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

后袍極麗明德馬皇后袍極麗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爲

綺

東
漢記

詔給皂袍樂松者家貧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袍

華
嶠後

漢
書

緼袍糟食桓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

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

袁山松
後漢書

解袍以賜薛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

魏

吟詠緼袍彭羨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

秦安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

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

蜀志

賜印大袍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王隱
晉書

簞食緼袍鄭冲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以此重之

賜鶴綾袍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領袍裏千端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送袍明懷慕容冲進逼符堅堅送一領錦袍遺冲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十年不製卞彬蚤蚤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

甚疎庸寢敗絮不能自釋

齊書

青袍白馬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

軍中悉著青袍景長乘白馬

梁書

軍著絳袍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王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緋襟背袍武皇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

袍文各有烟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
尚書飾以對鴈左右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
虎左右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
獅子左右金吾飾以象又名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

唐書

絳紗袍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
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勅改爲朱明服
十年不易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十年不易
恩加朱紱然始解去

青龍袍石虎臨軒大會著青龍袍

鄴中記

糲食緼袍袁彭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緼

袍不改其操

鍾岐良吏傳

褐

短衣說文褐短衣也

褐之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藥兮余無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麓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哀上

蹇褐束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蹇褐而過鬲其朝曰宋將

有荆棘故蹇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韓詩外傳

被褐食牛五穀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

被褐食牛期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史記

短褐詣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爲鹽女行年四十無所

容入街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盛顏

新序

衣褐懷璧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遣趙王書願

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

衣褐懷璧徑道亡歸

史記

衣褐見上妻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說上西

裋褐不完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

糠豆不瞻裋褐不完

漢書

被褐要說張玄字處微有才畧以世亂不任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

廬被褐帶索要說温不能用

後漢

振褐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晉書

短褐穿結短褐穿結輦瓢屨空晏如也

陶潛五柳先生傳

澤父褐衣有澤父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褐衣

符子

穀皮蠻夷取穀樹皮熟槌之以爲褐

裴記

披褐懷玉世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

化爲菊

趙壹疾邪賦

帳

施於牀上幬謂之帳爾雅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張曰

斗形如覆斗也

釋名

帳中擊筑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漸離于帳中擊筑

綈帳秦時奢侈綈帳綺綉土木珠紫

三輔舊事

素纁帳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纁帳

於屋下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仙傳茅君仙

去民爲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甲乙帳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

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武故事

東方朔曰陛

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四達之衢

漢書

避帳中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
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史記

帷帳塞牕馮魴永平中上行幸於諸國敕魴車駕發後
將親騎宿玄武間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
居之且病靡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牕望令致

密

東觀漢記

五色帳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又有明月夜光珠帳

魏

白珠帳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吳時外國傳

帳中鼓箏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則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親兵繞帳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常繞帳畫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疏帳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權嘗入其內母疏帳漂被

權嘆其貴而守約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志

武帳割分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

馬鞞矣

晉後
畧

帳中展轉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帝夜在丞
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願至曉猶展
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因語諸客曰此中亦

是難眠處耳

郭子

施絳帳桓玄小會于西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羣臣切相語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

之流

晉令

夫人故帳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俗說

絳文帳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甚麗

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語林

令帳中臥却超爲桓温參軍時謝安王坦之當詣温温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世說

開帳拂褥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嘗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床入被須枕卞乃迴坐傾睐移晷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弟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流蘇斗帳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青緋光錦或用緋緋

登高文錦或用紫緋大小錦絲以房子錦百二十斤白
縑裏名爲裏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黑
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枕囊
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縵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

羅或紫縠文爲單帳

鄴中記

蒼鵝入帳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
高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北方之色黑鳥歸我大吉
之兆也明旦攻城陷之

宋書

百子帳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爲有屋宇雜以百子

帳即窮廬也

齊書

大帳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

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

之莫不驚駭

隋書

竹帳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唐書

衙帳自破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

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置神帳中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觀

見之

桓譚
新論

書囊爲帳程輔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囊以爲帳惡

聞紉素之聲

益部耆
老傳

元帝時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

漢文以上書皂囊爲帷冬月青布夏青疏

晉
令

胡服帳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胡兵

掠宮掖

風俗通

帳中異書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

更遠嫌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

抱朴子

皂帳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卿適人不過皂帳

傅子

練帳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床
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白綃帳蜀先主甘后坐于白綃帳中於戶外望之如月

下聚雪

拾遺錄

交結帳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殿天竺佛精舍
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畱臣下諫乃止

吳時外國傳

烏練帳東齊夏施烏紗帳四率坊洗馬坊烏練帳

角頂大帳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
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
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徃視
之坐大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

炫燿

幽明錄

虎帳左哀十七衛侯爲虎帳于藉圃

琉璃帳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

拾遺記

三雲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

殿

西京雜記

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攸占神明帝爲

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后以真蠟矢獻萬年

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

趙飛燕外傳

四寶帳隋煬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

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

南部烟花記

七寶帳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
鸞鳳之形

繡羅帳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絅帳賜御
用繡羅帳嶠臥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欲

用舊

知命錄

慘紫帳武侯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翠羽帳玄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當時王諲作翠羽帳

賦帝

五王帳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五王帳

明皇

傳

鑠子帳楊國忠鑠子帳希世之寶時人不能計其直

白紬帳酷吏吉溫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使
安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紫絹帳元載芸暉堂戶牖內設紫絹帳得於南海溪洞
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疏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未
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

也謂臥內紫氣也

桂陽雜編

金絲帳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爲處金絲帳

玳瑁帳武宗起望仙臺玳瑁帳

珠玉帳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連珠帳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珍珠爲之也

桂陽雜編

青繡帳錢鏐夫人常以王寢帳墮裂乃造青繡帳將易

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

不用

吳越備史

幔

幕掩幔幕也

說文

幔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

釋名

幔掩也

廣雅

鸞章錦幔周穆王時鸞章錦幔者摩連國獻馬錦文

如鸞翔

拾遺記

盛土爲堤岑彭與吳漢戰隗囂壅谷水以繭幔盛土爲

堤灌城

東觀漢記

羅穀爲幔吳主趙夫人巧妙無雙權居昭陽宮倦暑乃

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出其意思

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
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權稱善夫人
乃捫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之弦百絕百
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心如
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
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于枕中時人謂

之絲絕

拾遺記

鵜集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

金史曰月... 卷四十八

鶚集其慢

宋書

路行開幔曹景宗為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
 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
 然景雲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
 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
 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
 婦此悒悒使人氣盡

梁書

隔幔出妓柳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

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惓狎密而爲惓妻敬賞稷每語
惓先相聞夫人惓每欲見妓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
妓然後出惓因得留目

隔幔授業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
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

秦記

黑幔繞車陸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誅

別傳

隱幔庾太尉亮有見年數歲温太真常隱幔坦之驚曰
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惑

于亮

世說

雨不張幔將冬不服裘夏不操衣天雨不張幔蓋名曰

禮將不躬禮以知士卒寒暑也

六韜

布幔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賤有炬

炎箭以掩滅之

軍令

幌幘帷屏風之屬

說文

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洛陽記

幬幬單帳也

說文

黃昌夏多蚊貧無幬備債爲作幬

謝承注漢

書羊續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中楚

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効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情獻之子發因復還

之齊將懼而退

淮南子

青廬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入棘林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叫云偷人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俱免

世說

簾

戶幃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釋名

簾戶蔽也

聲類

戶幃曰

簾

通俗文

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闕以西謂之箔

南楚謂之蓬簿

揚子方言

閉肆下簾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

而後老子

漢書

隔簾奏樂夏侯直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奇梁有妓

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中

夏侯妓衣

梁書

織簾先生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
號爲織簾先生

題簾箔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
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
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充
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垂簾與語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之
鄉尉坐事免歸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

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
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
尺之間如隔雲霧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所有未盡則

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唐書

粗竹織成尚書李廙有清德其妻劉宴妹也宴常造廙
見其門簾甚弊乃指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
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而去

國史補

故簾令叔王錡爲淮南程作有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

簾亦令叔之他日付船坊以爲笠箬他皆如此

唐書

麟毫爲簾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宮起招仙靈閣編翠羽

麟毫以爲簾

洞冥記

竹簾水文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畫布爲水文及龍鳳

之象

西京雜記

織珠爲簾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聲如珩珮

薄埋范滂被叔曰願得一幡簿埋于首陽山上不負黃

天下不愧夷齊

汝南先賢傳

布純簾箔皆以青布綠純

晉東宮故事

結珠爲簾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爲簾垂五

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拾遺記

金玉爲簾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

三秦記

白珠簾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白珠箔簾

段龜龍涼州記

五色珠簾戴明寶歷朝寵偉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

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謝綽宋拾遺

緯蕭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

莊子

帷

舉帷搏手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
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
願令王子光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
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呂氏春秋

障圍在旁曰帷

說文

帷圍也以自障圍也

釋名

絺帷孔子見衛靈公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

史記

連衽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衆連衽成帷

運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帷帳文綉文帝帷帳不得文綉

與嬖居帷班始尚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
嬖居帷中而始入便伏牀下

華嶠後漢書

下帷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

面三年不窺舍園

史記

離宮帷帳秦越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漢書

周惟成都侯王商弟內池大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集囊爲帷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

帷內與語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群臣
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
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遠自縱放若此
以被爲帳獻帝出長安李傕來追董承懼射之以被爲

帳幔

袁宏
漢記

垂帷自掩賈琮爲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反垂帷以自掩蔽命褰帷

伏兵帷中孫峻欲誅諸恪置酒伏兵于帷中

吳志

紗帷臨軒穆宗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于

太極前殿起帝臨軒

晉書

披帷人在袁粲每經傳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

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宋書

向帷悲泣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
住處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

旋闕

謨并玉質凝膚王處以單綃華幄

拾遺記

撒幄見王未央宮置酒令內者爲傳太后張幄坐下大
皇后旁玉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可得與
至尊并撒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漢書

雲幄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西京

雜記

幄後對泣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于靈帝幄後相對泣

帝驚問尚復幾時哉于是大收諸黨

物理論

紺幄登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漢書儀

幕

在裏幕幄也

廣雅

幕絡也在裏之稱也

釋名

幄在上曰幕蒙

之覆案食亦曰幕

說文

幕人堂幕人掌帷幕帟綬之事

周禮天官下

幕有烏楚子元伐鄭師夜遁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下官

燕巢幕上吳季札來聘過衛夜宿于戚聞鐘聲季子曰

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幕蒙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合䟽縷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

䟽縷之緯以成帷幕

說苑

錦惟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惟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璆然

魚養
典畧

登府衛青征匈奴大尅武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下似中

因號幕府

漢書

輕紗幕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于

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悅

漢武內傳

黑緹幕漢武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甯遊宮以漆爲

柱鋪黑緹之幕罷服乘輿皆尚黑色

拾遺記

上飯加幕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重加幕覆

輒撤去

東觀漢記

入幕賓却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

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

晉書

清油幕劉穆之孫瑀任官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

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

面見向

宋書

遺金埋幕杜暹爲監察御史徃磧西覆屯蕃人贖金以
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

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唐書

成於帷幕劉歆與楊子雲書曰蕭何造律張蒼撰歷皆

成於帷幕貢於王門

律歷成

綺羅幕淮南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皆鬚眉皓素王欲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白安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張綺羅之幕設象牙之席

葛洪
仙傳

寢布幕江都王釗字延年爲將善綏御衆寢止布幕而

已

漢書

帝小幕曰帝張在上帝帝然也

釋名

掌次曰師田則設重

帝

周禮

君於士有賜帝

檀弓
上

枕

薦首枕卧爲所薦首者也

說文

視枕孝已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書帛藏枕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之爲暴貴當溫而不溫穀之爲暴賤王曰善書之帛藏之枕中以爲國寶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

爲邦貴

越書

枕王以璞楚靈王敗于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疇趣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

國語

盜枕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歸

淮南子

枕中鴻寶淮南百枕中鴻寶死秘書書言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德於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以爲竒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漢書

神枕秦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
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

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神仙傳

直臺無枕樂崧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之無被
枕又凡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

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幃帳

後漢

白鹽枕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
之中國

枕膝蘇則爲侍中董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
膝非佞人枕也

魏志

柗榴枕張紘作柗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幼作也

吳書

玉枕自防王敦鎮豫章爲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
請澄入定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尉

軍校恒提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
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
敦令力大路戎攝殺之

晉書

遠枕筮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
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眇魄枕寧州嘗獻眇魄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眇魄治
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宋書武帝紀

射枕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爲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往

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郎中枕以爲笑樂

擲枕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險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廳事剪紙方一寸帖作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借枕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啟上借枕帝令與之顯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南史

木枕郎基字世業清慎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况重於此者也

北齊

擲枕起入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

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因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

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叔入見武帝

梁書

長枕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共之

唐書

照夜枕貴妃姊號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晝

龜文枕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以琥珀枕龜文枕

西京雜記

枕魅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當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

之枕

集異記

玉虎枕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獸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宦者閤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

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
得一玉虎頭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答云
昔漢誅梁冀得玉虎頭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臆
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
遺寶也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拾遺
記

被

覆被衾大被也

說文

被所以被覆人者也衾六也其下廣

大如六受人也

釋名

翠被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履陶翠被豹舄

執鞭以出

衰三

綉被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之華越人擁楫而歌曰
山有水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綉被

而覆之

說苑

被短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

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家語

布被汲黯云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

也王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亦霸是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本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史記

卧牛衣王章字仲卿疾無被卧牛衣中

誣卧錦皮廣川王去嘗疾妃昭信甚妒王愛姬陶望卿

昭信妒之譖於王曰望卿數窺卽吏疑有姦又誣望卿
言節中令卧錦被王信之擊殺之

漢書

蒙被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
病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

綉被霍光夢詔賜綉被百領

布被蔡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漢後

宿直無被樂崧爲卽獨宿直臺上無被帝乃推被與之

華嶠後

漢書

去官無被范丹爲菜蕪長去官無被空囊自隨

賜錦被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卧布被朝廷賜
錦被卧兼布被

布綯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

綯綯綯敗糊紙補之

布被瓦器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東觀漢記

引刀中被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卧引刀斫

之正值其起中被獲免

被覆勿驚馮豹每奏事未報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常使小黄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三代被服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此言服被飲食難曉也

魏書

攻驚目出景帝有目疾文驚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

恐蒙以被痛甚齧被破

晉陽秋

撲被徑出魏舒爲尚書郎或以當時郎官多非其才有

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摸被徑出同僚素無清

論者咸有愧色

晉書

截被於門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
被於門外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
果驗

卧衾被中光逸字孟祖爲博昌縣令使之冒雨還遇令
不在逸解衣卧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
易衣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竒之而不

問

共被夜起祖逖字士雅與劉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
琨覺曰此惡聲也因起舞

去任被襍吳納爲吳興守微爲尚書去任有被襍而已
被爲禿髮禿髮烏孤祖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
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被舒履書虞蘇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
濕墳典乃被舒履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三幅覆屍沈麟士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
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別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反
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遺被牽去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有言及
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百錢布被羅研齊荀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
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材
不過數家有食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牀上有百鈞

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百幅被後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賓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守作百幅被以成其

志

梁書

羅文錦被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

外焚之

陳書

鴛鴦被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西京雜記

兄弟同被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

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海內先賢傳

竊蒙錦被傳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雋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

百許日

林語

九州被邊讓字元禮才辨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

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

別傳

夜卧蒿束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蒿

束畫叔之

京林
故事

綉被隨風王忱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甚困謂忱
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叔藏屍骸未及問其姓
名呼吸困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
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有白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
一綉被隨風而來從忱乘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見曰
真得盜矣忱得說之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曰卿有何陰

德忱曰念葬諸生事且說形狀彥父曰真我子也忱即以被馬歸之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

益都者傳

十二幅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大

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列女傳

二幅桓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二幅箕踵被

本傳

被煖晏起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晏起乃嘆暖眠使人忘起異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

中

杜祭酒
列傳

推被恤寒親親有窮老者畧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

帶而寢

孫畧
別傳

陽東被覆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
右宜慎之後乃陽東眠所幸小兒切以被覆之因便斫

殺自爾莫敢近之

語
林

錦被反臥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從外孫胡

毋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

夏侯孝
子集

兩幅布被晉惠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

帝

起居注

小暮取被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使令左右取被襍
人問其故答云刺史嚴不敢夜行

郭子

縹被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嘆

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志

無絹爲衾晉庾冰輔政及卒無絹爲衾 齊宗室赤斧

爲太子詹子及卒無絹爲衾武帝嘆惜

錦衾康福自言沙陀種有疾臥閣中寮佐入問疾見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安得謂我爲奚

五代史

神絲繡被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絳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映

霞紋被唐司馬子微洛州溫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

唐漢續書

鵝毛被南方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幅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千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

而性偏冷宜覆嬰兒兼辟卒驚癩

唐劉恂備表錄異

柔毫褥地日國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

洞冥記

神錦被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

則縮

杜陽編

合歡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
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罨靱被鄭愚津陽門詩象床塵埃罨靱被注上在華清
日罨靱公主嘗與上晨聽按水心調愛王起晚遽自真
珠被而出及寇至倉惶隨駕出宮后不之省及上歸南
宮一旦入此中而當時罨畫之被宛然塵積矣

褥

茲爾雅曰褥謂之茲

褻辱褥人所坐褻辱也

釋名

虎皮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紫羅文褥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所獻

拾遺記

羆褥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羆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

錦茵尉佗臥象牀錦茵

南越傳

綉茵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綉茵飾以金塗韋絮

輪

漢書

鴛鴦褥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遣鴛鴦褥

西京雜記

重茵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東觀漢記

錦緣石虎作褥長三文用錦緣之

鄴中記

送褥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

已褥與周

語林

補衲茵褥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温

無有緣飾

魏志

苦褥泰温王朗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

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泰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厚褥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誘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爲廣被大褥

吳錄

夜則累茵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而嘆之

世說

蒲褥宗則高尚不任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齊書

豹褥褚彥回弟澄爲左右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夢褥見賜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通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先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謂元景也

車上無褥爾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并不

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因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于洛濱遊觀至晚王遣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

後魏書

詔賜席褥丁潭以光祿大夫歸第詔賜床帳席褥

毛可爲褥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異鼠在冰下土中其

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

神異經

羶

蝥蝥毛可以爲氈

說文

細毼毼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釋名 毼細毼也 集韻

毼緋漢武帝以毼緋藉地惡輟之喧也

拾遺錄

咽毼蘇武使匈奴匈奴絕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毼毛裹咽之

漢書

細毼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廈之下細毼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
豈銜楬之間哉

毼爲壇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

室氈爲壇

佳氈李勝爲荊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
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毛無能爲

也

魏志

氈畏鄧艾伐蜀自平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
氈自裹推轉而下

置鍼氈中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
太子患之置鍼於錫坐處氈中錫上刺足血出

晉書

鞞中弊氈慕容熙后符氏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鞞中有弊氈遂錫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載北

胡產太康中天下以氈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殺也夫氈胡之所產也而今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撒氈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撒已眠氈與

之

俗說

青氈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畧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

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

林語

餉氈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并之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爲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業乃餉以衣氈一具奐辭不

受

齊書

裁氈夜緹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閒雅善于占對文襄甚賞異之
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緝而出因循還

北齊

書

鋪氈以渡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
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服中有鐵何可當耶遂
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

敗氈蒸雋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
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雋別因辭故見敗氈弊被更

遺之錢物

大花氈羗女人被大花氈以爲盛服

廣志

毳氈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毳不知其

可以爲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淮南子

被毳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聖主得賢臣頌 純絲

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絲纒之密也

注

比肩氈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絳紫氈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紫氈

日南傳

箏

竹席箏竹席也

說文

箏箏也布之箏然正平也

釋名

遠曲箏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遠曲自闕而東謂之箏其精者謂之遠條行唐自闕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闕而西謂之行唐

方言

象牙箏武帝以象牙爲箏賜李夫人

西京雜記

大二竹箏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

章以丈二竹箔盡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及元被害乃

不復行也

東觀漢記

坐薦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箔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輒輒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

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晉書

象牙細箔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湓使工作象牙細箔

工患之也

王隱晉書

金箔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箔等物

蕭子顯齊書

蕉簟席之上先荏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

後末也

淮南子

覆文簟太子納妃有赤花覆文簟

東宮舊事

流黃簟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西京雜記

雙文簟今致八尺文二細桃枝簟十枚黃篋雙文簟二

領黃篋獨坐雙文簟一枚

庾翼與王闕書

桃枝細簟馬棧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

車皆以桃枝細簟

東觀漢記

桃笙象簟韜於筒中

吳郡賦

注桃

笙桃枝箏也吳人謂箏爲笙又象牙以爲箏

楚箏楚箏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王鑿竹
箏賦

薦席

薦藉薦藉也禮天子諸侯有黼黻純

說文

薦所以自薦藉

也蒲草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釋名

蘭蒲席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

蒲席上

拾遺記

蔣席禹爲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服

作茵席雕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韓子

降席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子思子

文綺席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紈綺之衣

六韜

席銘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門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及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過所代

大戴禮

碧蒲席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莞色若

金

拾遺記

滅葭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說
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獄席訟不席二者
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侍席
伏青蒲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候上獨寢直入臥內頓
首伏青蒲上

俯首刮席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

庭中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視

後漢

班坐絕席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

其城器乃悉兵圍畧陽築堤灌城歛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置東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未嘗賜席鄒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布席於水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織席自給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免織席自給

持蒲編席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東觀

漢記

諸將絕席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寒自溫席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
寒則自溫席

三公絕席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
重臣居禁內乃召禹與三公絕席

三獨坐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

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獨坐

重五十席戴憑傲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世祖問其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
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
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紅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

坐重八九席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

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如是也

拔刀斷席許敬字鴻卿其鄉更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坐無完席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使無完席耶惇以善者與妻自坐其敗者

家無完席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坐於凍地袁尚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

請熙尚熙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

行萬里何席之爲

典
畧

織席爲業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蜀
志

坐無空席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
書

撒牀雜薦陶侃字士衡親人過宿侃時大雪無草侃母

湛撒牀雜薦手控給客牛馬

王隱
晉書

裹以席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晉中
典書

不用綠緣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晉建武起居注

以席自障高祖庖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

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前燕錄

以金席藉林邑王陽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

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返中國云紫磨

者因以爲名

宋書

菟白席元嘉中劉禎爲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章

朗於州部作菟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宋起居注

抽席懸車劉璉字子敬映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吳均齊春秋

綵緣席藉玄宗子頽王璪爲劍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璪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唐書

持席哭市代宗時晉州男女郇模以麻瓣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以三十二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呂見

錦綠薦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

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綠薦也

魯連子

綠熊席昭陽公設綠熊席毛皆長一尺余眠而雍毛自
弊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設席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

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西京雜記

回風席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回風席

茅葭爲席鄭敬以茅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汝南先賢傳

常卷坐席隆修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絕不改

易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擗李贄數請問乃待以

殊禮

會稽
典錄

虎鬚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爲席曰西王母也

崔豹古
今注

龍鬚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東宮
舊事

白菅鵲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祀之用白菅爲

席

山海
經

紫羅武帝齋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

也

漢內
傳

蘗席蘗葉草高五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
半月花草無色其質溫柔可以爲席

拾遺記

濡濡方丈山有草名濡濡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
縈海人織以爲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
之賓

葭席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毯毛焉

雲紈席瀛洲南有金縷之觀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
席用香水柔莞

麟文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席者錯雜寶飾席爲雲霞
麟鳳之狀

魚鬚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敷魚鬚之席

成公典
內傳

象牙席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神仙
傳

曠暴薦席庾寔妻毛氏五月曠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
在席下薦上臥驚怛庾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而

天世傳仲夏忌移牀

異
苑

五彩綫編石虎作席以錦囊五雜香以五彩綫編蒲皮

緣之錦

鄴州中記

桃枝席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范注荆州記

賦席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

人才名皆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簾

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文士傳

一席萬金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科君平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

餘而子不足奈何以爲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

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高士傳

單席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床爲從事設

單席於地

益都耆舊傳

坐無完席吳隱之字處默郢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

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鍾元

良吏傳

董崑字文通爲大農帑丞坐無完席

雲母御席常山爲林大陸曰澤蕙葭蒲葦雲母御席地

產不爲無珍也

盧輒冀
州論

割席分坐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說

莽煌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
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
摩則火出矣

拾遺
記

身溫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溫席而後授

其處

技神
記

几

广物几广也所以广物也

釋名

投几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丐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

二 襄

設而不倚遠啟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

二 昭

倚几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諫

楚語

賜几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

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

杖几

漢書

賜臥几黃香爲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靈壽杖

東觀

漢記

重賞賜几上初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憑几坐榻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授徐

文高拜

姚信士緯

素憑几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爲東魯掾太祖平柳城
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魏志

歿几呂布遣陳登詣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
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收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歿几責
之

撫几劉毅字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
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公

晉書

賜几不朝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
百萬牀帳簟褥

裴几誤刮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裴几滑淨因
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憑几鼓琴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

鼓素琴

宋書

筵上賜几王冲爲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即位尊大益加常從幸司空徐度宅宴

寤之上賜之以几

陳書

玉几不眠咸陽王僖謀逆誅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

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躡霜與露

後魏書

隱几噓嗒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偶

莊子

梯几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山海經

玉几天子用玉几

漢書

黃金几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漢武內傳

緋几漢制天子玉几冬則扣緋錦其上謂之緋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廁爲囊憑之不得加緋錦之飾

於几案

西京雜記

白桐几葛仙翁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桐登仙几化爲

白虎三脚兩頭徃徃人見之

會稽典錄

漆畫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武上疏

門吏憑几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憑翊徃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爲非禮任便推之吏

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之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

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躡鵠曲木抱腰

語林

几板爲文魏朝封文王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

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

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

戴勝竹林七賢論

五色几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爲五色花也

鄴中記

能作几歷陽召秀之剡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

君巧侔班輸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

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異此

金几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

上有百味之食

幽明錄

石几衡山有石室內有石床石几

南岳記

案

案環圓案也

爲寫陳楚宋魏調案爲寫

方書

同案而食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

燕子

玉案之食項王使武涉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
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
食玉貝之劔臣背之內愧於心

楚漢
春秋

持案進食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蹲

踞罵之

史記

對案不食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對

案不食

漢書

金銀飾案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當所以

食臣下也

案上杯酒朱博爲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祿案上不過三杯酒

不案上食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飲時抵案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手起抵破書案

東觀漢記

拜妻奉案魏霸延年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

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
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內跪曰不敢相屈而
妻慚求去

每談屏案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善每相與談論輒
屏案不食

舉案齊眉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杯案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
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郡作書案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

畱以付庫

南史

木案食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宋書

奏案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東宮舊事

按行

曹公罷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歌枕以臥視書

陸雲與兄機書

斫奏案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

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

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江表傳

雜寶案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西京雜記

短人案行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

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漢武故事

舉案投江吳戒字貴齊性剛直同業生陳升爲賊戒見之升爲設食戒曰汝已爲賊奈何爲設食因舉案投江

中令其趣降

廣陵傳

金案吳興人沈義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

玉杯藥賜義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神仙傳

玉案石季龍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有案置石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異苑

杖

鄧林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
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山海經

青筇之杖老子當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
跡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中共捉青筇之杖出入室中與

老子共談天地之數

拾遺錄

杖藜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徑見原憲杖藜應門

莊子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
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
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
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疏
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祿乎

呂覽

奪杖以敲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閭乞肉焉奪之

杖以敲之

定上

鳩杖漢高祖與項藉戰京紫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樹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

也

風俗通

金杖漢文帝微服過魯魯少年拄金杖出應門

搜神記

九節杖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曰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

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根別傳

玉箱杖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

故以入柳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聞云見市中有二人賣之實不知

賣杖主名也

漢武內傳

邛竹杖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

史記

青藜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扣門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

老人乃吹杖端出火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其妙

也

拾遺錄

積竹刺杖 昌邑王賀徵爲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

當拄竹杖

新亭

賜玉杖嘉平中袁逢為三公賜玉杖

華嶠後漢書

青蘆杖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室庫千間竺常賤生恤死家內馬廐旁有古塚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訢云漢末為赤眉所害剖棺見剝乞更深埋并乞敝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大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家常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狀又

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斂枯
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攘却此灾使君財物不盡旬日
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
十數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拾遺錄

延年杖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
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
光卓茂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
起弱周宣爲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

魏志

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
八月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時果敗

藜杖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

并賜藜杖一枚

晉書

掛杖頭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沽
醉而歸

御府杖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

出入

後魏書

青竹杖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夏壺公乃斷一青竹杖
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見家人後以爲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
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且發塚視杖猶在

神仙傳

竹杖壺公遣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
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
顧之乃青龍也

銀角桃杖今賜足下銀角桃杖一枚

魏武帝與楊彪書

甘蔗爲杖魏文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食飲
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
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典論

銀杖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
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許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
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
往宮亭送杖於廟中乞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
敏許我銀杖令以塗杖見與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

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

也

神異記

杖瘞拔出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理我杖瘞我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列異傳

塔形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

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

指之氣即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了遺

塔記

山桃杖後魏河間邢巒字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

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臣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

談載

金杖佛圖澄死以澄所服金杖銀鉢內著棺中經後再

開棺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

二石
偽事

杖生成榛祗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

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面

作禮杖遂生長成榛

法顯記

青竹杖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成青竹杖隣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

鄧德明南康記

聖賢爲杖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也

陸賈新語

麒麟角杖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

牀

安身說文牀安身之几坐徐曰牀即以安身也廣韻簧也釋名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韻棲謂之牀

異名牀齊魯謂之簧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謂之蔡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衡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方
言

殺孟陽齊無知弑其君殺孟陽于床注云陽小臣代公

居床

上莊

登子反牀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宣下

下水而牀夏子庚卒楚子使蓬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襄三

牀第不安晉獻公寢而不寐叔虎曰床第之不安耶驪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四十八
姬之不存側耶

國語

筐牀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泣涕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莊子

象牀孟嘗君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妻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

戊曰諾

戰國策

簣床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簣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此乎歔血而死

范曄後

漢書

板牀向棚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夏坐榆牀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太守冬日坐白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夏坐板牀薛淳爲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

羊皮河內高弘爲瑯琊相亦然也

客臥下牀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并在荊州牧劉表
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
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元龍不
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
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
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

大笑

魏志

此坐可惜武帝會宴凌雲臺衛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
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
曰公真甚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晉書

撫牀呼字齊獻王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
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

詔升御床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床共
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小牀獨坐陶淡字起靜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獨坐不與人共

御牀忽陷桓玄從荊州下都篡位所坐御牀忽陷殷仲文進曰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地牀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地牀也

燕書

局脚床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於局脚牀銀塗釘

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沈約宋書

眠牀有血江湛爲元兇劾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

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坐牀生埃王微不任元兇之數微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皆生埃惟當坐處獨淨

牀狹自開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床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方寸王笑曰卿豈雙聲惟喜乃辨士也

移我遠客張敷爲中書舍人秋當周起善管務要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起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詎

金史已居念三
卷四十八
可輕行當日吾等并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生數先
方設二牀去壁三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
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接過如此

焚瓊坐牀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
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
達等并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
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
遂焚瓊之所坐之床

江教移牀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
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陞勞至此爲兒
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帝曰江教謝薦我不得歷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教登榻坐定教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之僧真喪氣而

退

齊書

拂牀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
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廉清乃至於此令人

掃地拂床而去

舊床致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
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罷服以充
之

玳瑁牀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中挾抱還延昌殿置

玳瑁牀上又韓嫣以玳瑁爲牀

西京雜記

麈柏魚宏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
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麈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

通用銀鑲金花兩重爲脚也

梁書

六尺方牀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餘
輟耒就受父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
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金牀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與其妻并坐
接客

板床隨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
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後魏書

七寶牀韓武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

蘭錡自遠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

錡自遠然後見客

南史

膝痕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

衣冠莫不楷則

玉牀世本曰紂爲玉牀

夫木爲牀老萊子隱蒙山之陽夫木爲牀

皇甫謐
高士傳

珊瑚牀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

黃金几封以白玉玉珊瑚爲牀紫錦爲帳安著柏梁臺

上

武帝
內傳

七寶牀武帝爲七寶牀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

時人謂之四寶宮

西京
雜記

畫石牀上董威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

石體甚輕出在邛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拾遺
記

象牀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末而置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

體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局脚石牀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井傍有局脚石床一

牀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云誼所坐牀也

盛荆

石牀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
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
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取一頭爲曾氏之後所訟

西征記

牀方三丈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脚高下六

寸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牀有轉闕林射鳥獸

鄴中記

沉香板牀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牀刺史王淡息

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存出爲崇也

異苑

牀塵不拂簡文爲撫軍時所作牀牀上塵不聽左右拂

見鼠行視以爲佳

語林

因帖臥牀袁紹年少時曾夜以釵遣人擲魏武帝下不

著帝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釵至果焉

世說

緝石爲牀頻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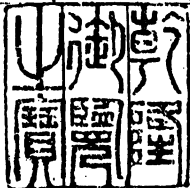
壁上刻爲三皇之象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漆痕深

二三寸

拾遺錄

筐牀明者無所不見人王處筐牀之上而天下治

上書



天中記卷四十八